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
### 第十九回 名校書情贈孔方兄 留學生得意長安道

只好向朋友處拉扯的了，但是不很熟習的人，不犯著向他開口，就開口也是無用。向來來往的人，如公一、季留等，卻因年盡，都已回家度歲。只有求齊在此，他是湖州大家，或者可以商量？便找到求齊處來，誰知一進了門，只聽得求齊長呼短歎，問起情由，原來因為求齊流蕩不歸，家中不肯寄錢出來，此刻債務逼迫，無法可施，正要來找慶如，正是同病相憐。慶如把來意說了，大家倒抽著一口氣。慶如先歎道：「早知銀錢如此易去，當日何不少用掉些？」求齊道：「此刻懊悔也沒用，不如再去找朋友罷。」慶如道：「同志諸人，都已散去，在此者不是市儈，就是官場，他們只知道奉承得勢的人，整千整百，拗著要送給人用，像我輩無錢的人去找他，恨不得揮之門外，那裡肯通融一文呢？」求齊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難道束手待斃不成？且讓我姑往求之，倘能如願，當分潤於君。」慶如只得回來。過了兩日，求齊處因是無望，家中也只寄得六百元出來，道是家鄉水淹，秋收歉薄的緣故。那時慶如真個急了，到那天上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，連迎春坊也不敢去了。當晚在寓所，把腦筋都想碎了，實在毫無計較。原來慶如在東京，沒有學得經濟學，聽以一點不會理財。次早正是悶坐，只見阿招含笑進來隨：「少爺，為甚昨晚沒有回來？俺們先生等到四點才睡，也沒有睡著，只當你病了，急得很，一早就著我來看望的。」慶如聽得，只因區區阿堵物，致使我鍾愛的美人，拋棄他最甘美的睡鄉，又是慚愧，又是氣苦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因料理節儉，所以沒有回去，此時立刻就來了。」當下就攔了阿招的手一徑到林林處來，林林接著道：「慶如，你昨晚不來，我只當病了，原來還好，只是臉上何以清減了好些？況且你這兩日，愁眉不展，必有什麼心事，何不告訴了我，待我與你分解呢？難道你我還有不好說的話麼？」慶如一想果然，此事本不能對所歡的說，但林林的交情，豈比尋常，況且他的計較又好，何不告訴了他，或者倒有法想，便把資用竭蹶的事，一一的說了。林林就說道：「這是什麼大事，值得如此憂愁，倒使我一夜不安。」慶如愕然道：「這是損壞名譽的事，如何說不要緊？」林林笑道：「亞猛真童駿也。」拖慶如坐下款款的說道：「你可曉得上海的規矩，是店賬可以少還些的？只因上海的店舖最多，所以競爭最烈，他恨不多拉幾個主顧，保全自己的舖子，只要圖下次往來，也不計目前出進。如果聲名顯赫，即分文不付，也不要緊。你的名譽，是他們曉得的，況且這幾家都是資本殷實，不在這幾個錢的，你只說一時未接到家信，先付一半，其餘明年再說，他們必然相信不疑。

你此刻尚有八百餘元，付去一半店賬六百餘元，尚可多得二百元，可以開銷此地的節賞，至於我處的酒局賬不過三百元光景，諒我還不急用，等你有錢時，我要用一千八百，又算什麼事呢？

這樣一辦，豈不過年很寬裕了麼？」慶如聽了，如夢方醒，將林林肩上一拍道：「你真是一個能手，將來我如果娶你回去，那時的家政必定可以井井有條了。」林林笑道：「正是我還有一件事要對你說，你家中已有家眷，我將來嫁了你，雖說是個妾，但我是不到你家鄉去的。一來不願做那兩重的奴隸，二來自由慣子，不能受這拘束。好在你總要在上海做些事業，你可拿我當作一個外室，就住在上海尋一個幽僻所在，享些清福。你往來兩處，既不寂寞了正室，又遂了我的自由，你道好麼？」慶如答應了。林林又道：「我本來想下節就除去牌子，不出局子，但此節揮霍了些，還有許多未完，本想你替我還的，此刻你既有店賬未了，搬出去時不免又有些費用，看來只好再做一節，端午後再說的了。但你下節，必須格外撙節，還要預備過後的用度哩。總要打算周密，不可像馬克的貨去肩衣，依然不了，只得重為馮婦呢。」慶如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家中還有些田產，除去家用，每年可餘二千元之譜。本年卻是用得多子，所以不敷。一到明年，我拿銀錢都交托於你，你與我管著，做一個經紀人，就不怕我浪費了。」林林含笑應許。當晚過了一晚。

次日慶如回寓把各店賬一一折半還了，果然毫無難色，但囑明年仍來照顧而已。慶如大喜，把餘下的二百元袖了，回到迎春坊。叫齊娘姨大姐，本家相幫，一總賞了百元，頓時歡聲雷動，稱頌大少爺不止。慶如又將百元交林林藏了。此時心無牽絆，也不出去，安心樂意的住下。又值年底，林林不去出局，蛾眉坐對，樂不可言，只是記念求齊不知如何，心想把百元贈他，便與林林說明，來到求齊寓所。豈知那邊人回說已動身赴日本了。慶如十分詫異，當是他避債的口訣。心想金小寶必知他的蹤跡，何不到小寶處尋他？當下便到三馬路來。小寶接住，問起求齊，小寶道：「他麼昨日動身到日本去了。」慶如道：「如何去得怎快？」小寶笑道：「項大少你們是至好，瞞不得你，只因求齊在上海欠得債務太多，此翻竟是周轉不來，他家中又不肯寄錢與他，急得什麼似的。那天到我處來，說起愁苦，我見他久留上海，無有了局，勸他不如仍到日本留學。他又恐怕無費。我說你如果到得東京，那時你家中見你仍是留學，自然肯給你出費，那是不用憂的。至於此刻的盤川，與那上海的未完，我與你擔代便了。他才打定主意，在我處取去二百元，收拾行李去了。這一去，或者可以巴個出頭日子也未可知哩。」慶如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小寶先生，你的俠骨，早已名重青樓，不道你與吾輩也是這般有情，真令我五體投地了。」小寶道：「這一兩百塊的事，算得什麼？我近來也很喜歡親近你們一班人，比小報館人強多了，明年我還想到女學堂去讀書哩。」慶如代求齊謝了，便回來向林林說知，還笑道：「這金小寶是有名的四大金剛，難得他棄釋崇儒，從此龍華寺前少了一尊護法了。」兩人笑了一回方罷。後來金小寶果然改名景尚豹，在南方女學堂裡充作女學生，這是後話，不提。

卻說慶如過了年關，那上海的新年，是繁華異常的。三街六市，家家閉戶，不作生理，只聽得鑼鼓喧天，接連不絕，謂之敲年鑼鼓。一到午後，泥城橋的路上，馬車接成一字，盡載著貂裘貴人，明鑄美女，一齊向張園進發。加之自初一至初五，這五天內，凡北裡中人，一例須係紅緞百褶裙，上飄著許多飄帶，好像花蝴蝶一般，在那園林草木間一閃一閃，分外顯得喧爛。至於四馬路上，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。兩旁的茶樓書館，笙歌鼎沸，粉黛成群。最得意是那些值書場的，直著嗓子，高唱先生上來，東西相應，聲聞十里，真是說不盡繁華富麗。慶如同著林林也天天去坐馬車，雖應有盡有，卻適可而止，不肯十分放縱，以為預備收場地步。原來堂子的規矩，凡新年客來，妓家例以果盤為敬，那客人必須以十六元至五十元，謂之開果盤。那些慳吝的人，不願出此重賞，就大家裹足，直至十六方去，謂之十六大少爺。林林相識的闊人最多，如華中茂輩，來開果盤的絡繹不絕。但是不相干的人，究竟少了。林林趁著清閒，與慶如蜜意幽歡，更是不同，惹得華中茂醋意重重，不知造了許多謠言。林林只是不理，卻也無可如何。轉瞬元宵已過。

公一到滬來訪慶如。季留卻因學堂業已開課，不能出來。公一說起政府看重留學生，格外施恩，命各省督撫，保送日本畢業學生，齊集京師，聽候考試，「聽說要賞舉人進士的出身，還要破格重用哩！慶如你何不也去走走？慶如未及回言，林林先說道：「平大少，你還說哩，前天我過這麼一句，倒惹他說一大篇的胡言。」公一問故，林林把慶如前番言語述了一篇。公一道：

「慶如太憤激了，我看元戚此去，是必得意的，他不是輩中人麼？」慶如笑道：「公一總是這個議論，所難家不叫你平公一，只叫你平公議也！」公一也笑了。過了些時，果然聚了十三個留學生，在京師考試，又殿試，又殿試了一遍，卻是一榜盡賜及第。賈新民高高的考在一等第一，賞了翰林，其餘了也有賞進士的，也有賞舉人的。元戚也得了一個舉人出身，留京聽用。